

陶 然著

与

你

同

行

这部长篇小说写一位华侨子弟范烟桥由香港赴北京参加母校校庆，后又返回香港短短七天的情思，着重写了他对学生时代恋人章倩柳的深情回忆。

作品构思精巧
语言清新明丽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与你同行

陶然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625 插页 2 字数 151,010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 7 5321-1157-1/I·875 定价：6.7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写一位华侨子弟范烟桥由香港赴北京参加母校校庆，后又返回香港短短七天的情思，着重写了他对学生时代恋人章倩柳的深情回忆。

小说通过写人物的心态、情感，写出其发自内心的感怀。再现了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陆和香港的社会生活状况，透过茫茫漫漫的岁月审视大陆社会变迁和高度商业化的香港世情。

作品构思精巧，语言清新明丽。心理描绘细腻、感人，情感抒发真挚美好，变化人称的写法也独具特色。

序

曹惠民

《与你同行》是陶然的第十四部作品，也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还记得十年前，他的长篇处女作《追寻》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初版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先生在《序》中就满怀热忱地表示：“我相信，他是会创作出富有更加深广概括力的佳作来的。”两年前《与你同行》在香港《星岛晚报》连载，我读过陶然兄寄来的剪报合订本后，深为作品涉笔的社会生活面之开阔而赞叹。读者诸君也自会看到，《与你同行》就正是冯牧先生所期待的“富有更加深广概括力的佳作”。

承陶然兄厚爱，特地从香港打来长途电话，坚邀我这个老朋友、老同学为这部他自言是“自己最重视、也最喜欢”、“比较特别”的作品写篇“序”，并说“希望此书对你我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我掂量得出他这些话语的份量，便未加推辞，一口应承下来。虽说充任“爬格子”动物，也已有十几年，但是为出版物写“序”，在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待到提笔伸纸，却感到无从下手。说得不那么谦虚点，倒不是不知道

“序”的写法或者是无话可说，而是要说的想说的该说的话似乎太多，何取何舍，确乎颇费踌躇。——且“潇洒走一回”罢！为了老友。

与乃贤（陶然兄本名涂乃贤）订交已近三十年，彼此的友情一如初识时。六十年代前期，北京师范大学的“绿园”里开始出现了我俩的身影，他从“千岛之国”的万隆来，我的故乡则在扬子江头。虽然家境、经历与教育背景颇不一样，但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到后来，更成了无话不谈、形影相随的至交。与陶然同过学、共过事，打过交道的人都一致认同，这是个很重友情谊，凡事以情义为重的人。待人以诚是他做人的最大长处。我自己就深有体味。七十年代初，在“文革”兵荒马乱的气氛中，我们各奔东西，一别多年，但当他一旦得知我已辗转迁徙在苏州定居后，就主动来信给我，终于恢复了中断十多年的联系。此后，他凡有机会来内地，就设法专程来苏会我，把臂同游，重温当年在古都时同窗共读、联床夜话，相随出游的旧梦，还曾相约各自写了篇同题游记。1991年夏，我去中山先生的故里翠亨参加“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他闻讯后，又特地从香港乘快艇到中山来看望与会的海内外文友。记得那是会期已近尾声，将要曲终人散之时，陶然在翠亨宾馆的出现，给会议又带来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在酒店的餐桌上，在宾馆的房间里，有那么多的朋友来向陶然祝酒，来和陶然叙谈，高朋满座，笑语盈室，香港的黄维梁、冯伟才、王一桃诸先生及内地的李元洛、王振科、刘登翰、楼肇明、杜元明、白舒荣、许翼心、杨际岚……诸位也都来了，晤谈极欢，相聚苦

短。我这才知道他在华文文坛上的影响，乐于与他相交的朋友是如此之多。而这在我，自认与他相知甚深的老朋友先前却是不知道的。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虽然他对说我过“知我者莫若你也”）渲染过他的声名。那种时下已司空见惯的虚言俗举，都为他所深恶痛绝。就在珠海海关，我与他握手言别、互道珍重时，又一次相约1992年秋母校90周年校庆时同回北师大，寻回当年莘莘学子的昔日足印，看一看青青校树如今的风姿。终于，二十多年前离开母校怀抱、以后走遍了万水千山的我与他，在年近半百的时候，再次聚首于培育了我们的母校。我们在当年的“绿园”迷了路，不禁感慨多多，忆想联翩……

大学时代的他似乎没有显露过他的写作才能。我们的同学中，有的大一时就荣任校刊、校广播台的编辑，有的在系报、班报上已初试啼声；有的在大会上言之凿凿地声称“立志要当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大诗人、大学者”……而他的习作甚至未曾被老师当作范文宣读过，他没有美誉殊荣，亦没有壮语豪言。难怪，当他日后在香港成了著名作家以后，有的老师就不无惊讶地说：“读书那时，还真看不出他会成为作家。”其实，他之有今日的造就，并非偶然。如果说，成为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杰出的作家，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基本条件的话，我以为，真诚的人生态度，当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项。他在这方面无疑具有优良素质。我们是不幸的一代，在作为中文系的学生，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也成了罪名的那个年代，他仍然敢于置此等谬论于不议不论之列，从亲戚家里隔三又五地带来一批又一批古典名著，在我

们三、五个人的小圈子中传阅。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和他，还有一位同学三人共住在学校的中斋南楼一间宿舍内，没日没夜地、贪婪地阅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尼娜》、《嘉尔曼》、《红与黑》、《俊友》、《罗亭》、《热爱生命》、《老人与海》、《哈克·贝利历险记》、《汤姆索亚历险记》、《上尉的女儿》、《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斯巴达克思》……还有普希金的诗、希克梅特的诗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笔优美的理论著作《金蔷薇》。希克梅特这位土耳其大诗人的名句“还是那颗头颅、还是那颗心……”为我们所共同喜爱，而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叹息……”几乎成了我们面对痛苦时的箴言。大概是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时候，我还多次看到过写过不少优美诗章的蔡其矫先生勉励他提笔创作的信。信一律是用纯白、长方形纸张，其矫先生的字如蝇头小楷，工整雅丽，洋洋洒洒，动辄数千言，签名很是飘逸潇洒，而内容我则无法确忆了。后来看他的自述，才确证那是其矫先生怂恿他投笔从文的“劝战书”。其矫先生可以说是引领陶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第一位导师。星移斗转，时过二十多年，他仍与其矫先生过从密切，私交笃厚，仍然执弟子之礼，这正是陶然的可贵难能之处。丰厚的知识积累，良好的正规的文学教育，名师的指点，这或许是陶然成功的其他一些重要原因？

陶然自己丰富、坎坷的生活经历，也为作家陶然的创作提供了足资采用的生活库藏。陶然的原籍是广东蕉岭，但似乎从未踏足过这块岭南腹地的祖居地，先辈作为华侨在印度尼西亚创下了一份家业，虽称不上豪富之家，但堪称家道

小康(大学时代,他是同学中唯一一位既有手表又有相机的“洋”学生)。十六岁那年,出于对故国的一片深情,拜别双亲,乘一艘客轮飘洋过海,北上古都求学。在北京,先是读华侨子弟学校,后来在全国统考中以优异的成绩被历史悠久,颇负盛名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文革”中因“海外关系”备受冷眼,在前路茫茫之中,迁港定居,从事过多种职业,在与命运的较量中,终于打了张赢牌,如今生活已然安定,且事业有成。他的奋斗历程和成功,使认识他的人,无不为之赞佩。正因为历经人生长途上的种种曲折坎坷,陶然对人间真情自是十分珍重。他有过感情的创痛,也有过成功的欢悦,对每一份真诚的友谊和感情,他都分外看重、珍惜、宝爱。正因为是至情之人,陶然才能写出那些真情之文。在陶然的作品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自己真实的心影,陶然的作品是他多感、纤敏、丰富的心灵奥秘的连续自白。

从迁居香港的次年开始,陶然从事写作已有二十个年头。二十年出了十四本书,量固不少,质也可称优良。十四本书中,有小说,有散文,也有散文诗。小说中,既有短篇、中篇、长篇,还有小小说。他还写过评论,算得上是香港文学界的多面手。陶然每有新作,总在“第一时间”惠寄于我。他的作品在我读来,自然更感亲切。读文如见人,品文如谈心。对于陶然的创作,海内外评论者多有佳评,很多香港文学的作品选本、台港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的选本乃至台港名作,当代中国文学名作的鉴赏辞典,也常常选评陶然的佳作或代表作。专家学者宏论多多,我在这里只能说些个人的

感受。

我以为陶然是一位有着很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的创作从来都是深深植根于现实人生的（即便现实是多么严酷），都是从自己心灵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他曾经深受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浸淫，而在艺术情趣上，他又带着明显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感情至上的色彩。近年来，以小小说集《表错情》为契机，陶然的创作呈现出某种艺术新变，从主题的挖掘、立意的多元、叙事手法的多变、结构模式的处理、人物性格的立体化乃至文学语言的现代化尝试，在原有的艺术调色板上，增添了新写实主义和某些现代主义的质素，从而在他自己的创作历程上，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同时也在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学新合唱中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陶然的擅长，有说是会讲故事（如黄维梁博士称他为讲故事的能手），有说是会营造气氛（如李元洛教授），也有说是善于写情（如艾晓明博士）；我不敢说陶然专擅为何，在我的印象与感觉中，陶然似乎尤其善于驾驭他的表现对象，他能自如地运用纯正的现代汉语表达特定的、微妙的、有时是难以言传的情愫，准确地给人以一种相当感性与具象的、可以捉摸的独特的情思与感怀，并深深地感染人，触动人心灵深处那根最敏感、最细微的心弦，令人不免心潮难平，而往往就在此时此际，达到目的的陶然却戛然止笔，读者则被他撩拨得欲罢不能。这似乎是陶然的拿手戏。陶然文笔的魅力正在于此。

《与你同行》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近数年来陶然自我

超越的艺术新探索，也颇为鲜活地显示了他运思行文的上述特长。陶然过往的小说已然在探究人性的底蕴方面作过持续不懈的努力。他的《一万元》、《心潮》、《视角》、《蜜月》、《推》等作品就曾因此而受到过评论界与读书界的广泛注目。《与你同行》与他以前的作品(包括《追寻》)相比，场景空前开阔，时间跨度从六十年代中期写到八十年代中期，空间则自北京到海外、香港，苏州、西北、扬州等地亦有涉笔，既有香港商业社会的写实，也穿插着政治风云变幻的“文革”旧事，既有大时代的投影，也有普通人的悲欢。最令人瞩目是陶然在《与你同行》中相当深入地观照了人在现代社会中(或面临政治风暴、或依凭商业背景)的生存困境，同时又肯定了人在这种困境中与环境、与外力、与恶势力、与异己力量之间的无畏抗衡，并由此而对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价值作出正面判断，此其一。在艺术构思与表现手法的处理上，以华侨子弟范烟桥与恋人章情柳的离合悲欢作中轴，为一个大时代留影。这使我想起陶然兄曾与我谈起《齐瓦哥医生》这部世界名作对他的影响。时空观念的新变、叙事角度的调配、人称的灵活置换，带给《与你同行》崭新的风貌，此其二。《与你同行》当然也有作者心灵、感情、经历的某些投影，但并非作者的文学传记或他大学生活的实录，这是无庸置言的。有缩微，有放大，有变形，有虚拟，虚虚实实，疑幻疑真，他中有你，我中有他，实在是陶然创设的一个小说天地。

陶然正当盛年，他的创作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作为他的老朋友和忠实读者，我期待着他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

世，相信陶然会使我们有意外的惊喜。

1993年3月于苏州东吴园

8

波音客机启动，在香港国际机场的跑道上缓缓滑行，转了个弯，稍停，忽地加速，范烟桥的心一荡，飞机成四十五度离地，飞向天空。

范烟桥从圆形窗望去，但见香港的山水很快就压在下方了。阳光很好呢，照在那海面上，海水益发显得碧绿一片。十五年来，他已经惯见这片海水，以致有些忘却在那不见海洋的内陆古都生活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如今看来，没有海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那时，却认为只有那古长城，那红色的宫墙，那飘飘的白雪才是不可缺乏的东西。

飞机钻进云端，开始平稳地飞行。范烟桥解开安全带，空中小姐推着车子，送午餐来了。范烟桥瞟了她一眼，只见她的身材高挑，嘴角似笑非笑，眉眼在流转之间却已传达了千种风情。发觉到自己走了神，他急忙收回眼光，心中却不由得暗自寻思，果然是年轻貌美！这时，他又听到温柔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先生，请问用茶还是咖啡？”明知就是那位空中小姐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迎面望去，脱口答道：“咖啡。”

吃完并不可口的西餐，范烟桥啜着那杯咖啡，又见到

那位空中小姐走过去的背影。这分明是属于女性的背影，叫他的心湖腾起一股迷迷惘惘的感觉：难道所有年轻女性的倩影，也都毫无例外地溢满了这样的青春气息？

即使他如今已经人到中年，即使他如今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儿女，但是每一想及大学时代，每一想及章倩柳，他就老觉得他迷失在深邃的胡同里，无法找到出口了。出口到底在哪里？圣人说：“四十而不惑”，于是千百年来人人都这么说，好像是绝对真理似的；其实，人与人不同，怎能如此一刀切？四十就一定不惑了？我今年已经45岁了，见过的世面也不少，但我从来就不敢说凡事都会冷静对待。这到底是幸福，还是悲哀？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倩柳怎么样？即使她当年是全年级最小的同学，如今算来，却也已经41岁了！四十？早超过了！难道她就不惑？如果不惑，她就不会在信中这样写了：“……你看你看，我都已经快要成为老太婆了，自己也总以为经历过世面，对于一切东西都可以无动于衷了，不料，一谈起初恋情怀，却至今仍然心潮激荡，我但愿这一刻就在我面前，看看我如何的泪流满面，就像当年我目送你在暮色中被火车载走一样，泪水模糊了一切，我站在那雪地里，任雪花漫天飞舞，我却一点感觉也没有……”我记得，泪流满面的岂止是你？多少年来，有时午夜梦回，忽地惊醒过来，一面听着彤霞那均匀的呼吸声，眼睛盯着那黑乎乎的天花板，脑海里却翻滚着那已逝的岁月。胸口仍残留着那梦境带来的重负，泪水吗？早就流干了，流干在那期待的岁月里，流干在走过来的足迹中。那种感觉吗？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我却可以深切体会到最近流行起来的

那首《爱在深秋》的意境。这首歌名好记，而且那种殷切的情意，叫人一听难忘。是的，倩柳，爱在深秋，你还记得吗？

范烟桥闭上了眼睛，将头往椅背上一靠，耳际恍惚真的响起了《爱在深秋》的旋律。爱又岂止在深秋？爱你，在夏夜里；等你，在冬日下。他记得春日在那红色宫墙的柳树下，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心焦地等着她赴约；他记得在那北风呼啸的雪地里，他踩着穿了棉鞋的脚，只因为她到了时间也还没有出现。等你？那种痛苦心焦的滋味，局外人谁能体会？甚至在分别后的15年里，似真似假地等你，难道还嫌少吗？只是为了什么，你这一年来却连一封信也不再来，尽管我挂号信寄了一封又一封，但你依然沉寂无声如一块石头；我的信好像是一去不复回的音波，传了过去却没有任何的反应，它不知消失在何方。我甚至想到了一个自己不敢再想下去的可怕念头，因为我决不肯相信，你甚至连一封信也不肯回！你一年多以前还写过：“……你的信是我沉闷寂寞的生活中给我的最大的安慰，只是为了不破坏你的平静安宁，我强迫自己半年最多给你一两封信……”言犹在耳，而且你一向重信义，怎么可能转眼之间便将它抛得一干二净？莫非……莫非你有什么……不测？

这念头本来在他思维的外围游移着，冷不防却直刺过来，心重重地一跳，他从半睡中惊醒过来，睁大眼睛一看，机翼下朵朵白云飘飞，好像一层层雪似的，仔细倾听了一下，哪里有什么歌？只有飞机本身的声音在振荡。

但是章倩柳的身影却俏生生地立在他面前不去了。他依稀记得，上大学的头一天，她梳着两条辫子，手扶着那校

园里的一棵枣树，歪着头微笑的那种姿态。当时也并不是刻意留意她，但是日后竟会这样忆起，他在内心里也感到十分惊异。那时，倩柳大概也就是18岁吧？那真是如花的年华，到了23年后的今天，这期间的容貌变化，恐怕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人总会老去的，重要的是心依然青春。

在那时刻的多年以后，当他捏了捏她的鼻子说：“你知道你那个时候的模样吗？”她一味笑着：“是吗是吗？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开学第一天，便叫全班同学排在那里相认，我觉得有点可笑。”她就是那样，老是冷眼旁观，而且显得超然，他也记不得是哪一次了，姚文朝悄悄将他拉到一边，用近乎哀求的语气，说：“你与倩柳交情好，你代我传个话吧，好不好？”他觉得姚文朝是见他没有什么动静，不会构成威胁，这才请他当“红娘”的，虽然他心里并不太愿意，但是也不好推却，只得答应：“你这么看得起我，我只好拚力试一试了。”他也真的去找了章倩柳，开门见山就说：“喂，姚文朝叫我替他牵线……”说这话的时候，他有点紧张起来，只听她答道：“哎呀，怎么这么严重呀？他又不是不认识我，干吗要托你出马？”“可能不好意思，怕碰钉子吧！”他笑着解释，心却有点不大自然。“我只是个看客，就看台上的人表演，不想上场。”

章倩柳抿着嘴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冲口说了这么一句：“你也不要玩世不恭嘛……”

当时是怎样的心思，他已记不清了，但这句连他自己也并不清楚到底何所指的“玩世不恭”，却一直印象深刻。他

甚至到今天也会偶然忆起，并且设想：假如当时倩柳反问一句：“什么叫玩世不恭？”那他就要哑口无言，不知道应该如何解释这个冒昧的话了。好在倩柳也并不认真，只是一笑：“算了吧，大媒人！”他才舒了一口气。到底为了什么而宽心，他也朦朦胧胧，但是不愿深究下去。他甚至有些欢喜地立刻回去找姚文朝复命：“她不肯。”姚文朝还很紧张地把他拉到一边去，盘问她说的每一句话。

此刻，她说的每一句话，连同她的神情，全又像急流般地在他脑海里回涌，把他的一颗心浸得又甜蜜又酸苦。忽然，机舱里的扩音器播出标准北京音的女声，告诉乘客航机已到北京郊区上空，并且说，这时北京的地面温度是摄氏二十度。哦，北京。1987年的北京之秋。他这样想着。我又回到北京了，只是不知道倩柳来不来呢？

2

过了机场的海关，范烟桥正想跨上机场专车，那司机叫了一声：“买票买票！”他一愕，票？15年前他离开北京南飞时，专车是免费的呀！如今不同了，15年没有回来过，许多事情都不同了吧。他回身跑到机场大厅买了三块钱人民币的车票，这才获准上车。

机场专车沿着笔直的林荫道风驰电掣地驰向市内，黄昏时分微凉的秋风从窗口刷刷地灌了进来，范烟桥只感到许久没有尝受这种美妙醒神的滋味了。他望向窗外，但见夕阳橙红，就那样悬在空旷的天边，他的心忽地像那暮色苍茫起来，却又闪耀着那夺目的亮色。毕竟是北京，他想，像这样的落日景象，高楼大厦林立的香港闹市怎能看得到？

渐渐的，骑自行车的人多了起来，原来车子开进了市区。那自行车的洪流涌过来又涌过去，几乎把汽车淹没得寸步难行，在汽车的喇叭声中，自行车“叮铃铃”的铃声清脆悦耳，这就是北京城哩，他想。

当专车右拐，驶进东四的民航大楼时，他望到有一群人站在那里接车，他的心一阵狂跳：都有谁来接我的机？等车